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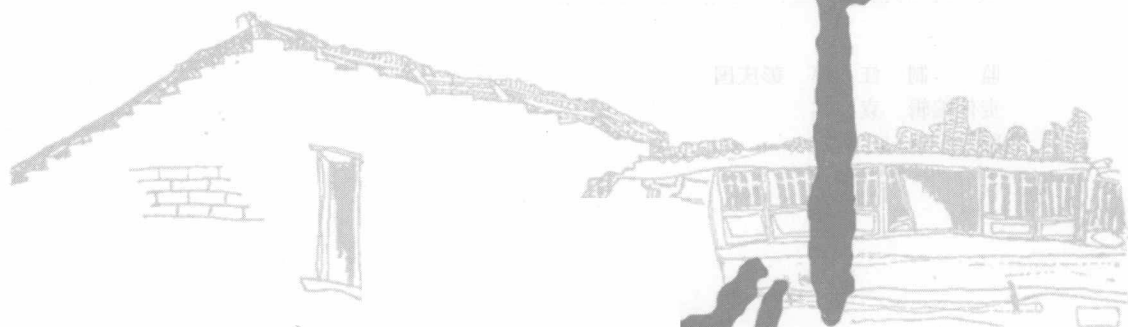
尚庄父子们

常万生◎著

男人啊，没女人时想女人；
走进了女人，却像走进了一座坟，
想出都出不来……

广西人民出版社

荷社心河



定價 20.00 元
 印次 3003 年 4 月
 版次 2002 年 4 月
 字數 283 千字
 印本 16 開
 印次 3003 年 4 月
 版次 2002 年 4 月
 字數 283 千字
 印本 16 開

ISBN 958-7-5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尚庄爷儿们 / 常万生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219-05824-4

I. 尚... II. 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 027632 号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责任编辑 袁 铭

版式设计 王 霞

尚庄爷儿们

SHANGZHUANG YER MEN

出 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地质印刷厂
开 本	710mm×98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63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5824-4/I·976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官宅/1

人说官宅的风水好，但大水一来就冲塌了。有风水的地方也没有长宜子孙，哥儿俩都是光棍子，到后来一个娶了个老婆子，一个成了疯子。那疯子还戴着脚镣子，住牲口棚子。人们又说他们不是官的种儿，官的种儿不是这样子。

坟屋/37

那间小坯屋建在坟边子上，跟一眼望不到边的坟头子差不多。坟屋里的两个主人都有不愿跟人说的的事儿，屋塌了变作一座新坟后就都带到坟里去了。这世上的男人可真是挺可怜的，没有女人想女人，有了女人就像走进坟里一样，想出都出不来。

鸽子/73

干爹和干儿惦记着同一个女人，可干爹有女人，干爹的女人不让干爹再有女人，干爹于是便不能再惦记着这个女人，只能远远地看着。干儿也怯于惦记这个女人，因为他给这女人叫婶子。婶子的儿子爱养鸽子，干儿因为会养鸽子、会做鸽哨才有机会去看婶子。有一天鸽子飞出婶子家，鸽哨在空中呜呜地响。



剃 度 / 109

哥儿俩名字的后面一个字连起来是“壮元”，“壮元”和“状元”谐音，挺富贵的样子。但他们的经历既不富也不贵，还坎坎坷坷的。哥哥想方设法接近心爱的女人，却成了另一个女人的俘虏；弟弟费尽心机接近心爱的女人，却是画鹰不成反类鸦。曲终人散后剃头铺便成了这两个人的舞台，一个剃了光头，另一个也剃了光头。

桥 头 / 143

无水不成桥，无守不成堡，可这桥头堡偏偏建在无水河的桥头。他在守什么呢？他的村庄不值得他守，他的村庄给了他太多的苦难记忆：烧水房里拉风箱度过了青春；用独轮车推着棺材葬了母亲；四十多岁时娶过两个媳妇儿，一个走了，一个留下了。

爹 啊 / 181

养活孩子不叫“爹”让人伤心。这个爹就伤透了心。儿子不仅不叫爹还认了两个野爹，“爹”啊“爹”的跟叫亲爹一样。原因就是“野爹”给饭吃，还不骂他是“野种”。但有一天儿子却跪在这个爹身旁，不住声地叫起爹来，把二十多年的“爹”叫都补上了。

呆 佛 / 219

他光膀子，大肚子，厚厚实实的一身肉，坐着小板凳摇着大蒲扇喝着茉莉花茶时像个弥勒佛。可弥勒佛是笑着的，他却很少笑着，整天都是神情呆滞一脸阴云，像是谁该他二百吊钱似的。到后来终于阴云消散，大胖脸上露出了笑容，却形影相吊的只剩下他一个人。

官宅

人说官宅的风水好，但大水一来就冲塌了。有风水的地方也没有长宜子孙，哥儿俩都是光棍子，到后来一个娶了个老婆子，一个成了疯子。那疯子还戴着脚镣子，住牲口棚子。人们又说他们不是官的种儿，官的种儿不是这样子。





官宅

老官不是官，可举手投足都带着几分官样

村里人都说，官宅占据了尚庄最有风水的地方：紧靠着一个大水塘，水塘西、南、北有三个进水口，每逢下大雨时，奔涌而来的过街水从三个进水口流进水塘，就像小溪汇入大海。雨后街上无水，这塘里却蓄满了水。蛙们此时便极为兴奋，一天到晚不停地大合唱。

塘边是一圈柳树，因为近着水，长得特别茂盛。水塘西边是一个苇塘，官宅就坐落在苇塘边。

村里人说官宅的风水好，指的就是三个进水口和一个水塘，全村的雨水都流进水塘，水塘只有东面没进水口，而官宅就建在东面，因此便有了“肥水注一塘，塘边建官房”之说。有人则说得更玄乎，官宅侧靠聚宝盆，全村的财气人气都会聚到这里了。

据说，早年间官宅曾盛极一时。老人们这样描述：那是一座四面围房的四合院，大门在院墙东南角，门楼高大宏伟，门前有“上马石”、“拴马桩”，进门是堵影壁，上书四个正楷描金大字“诗书传家”。坐北朝南的正房是主人的住处，东西两侧的厢房为晚辈起居处，朝北的倒坐房是客厅、客房、门房。正房与倒坐房之间还有一道中门院墙，把整个宅院分为前院、后院两部分，院内有水井和盛“天落水”的水缸，院内栽植花木，陈设着鱼缸、盆景。房屋向外都没有门窗，后墙与院墙连在一起，把一个长方形院落封闭得十分严实。

这宅院曾经出过一位当官的，但这当官的在山西做官，从不回乡，这宅院就由他的后人经管。战乱年代官宅里有护院的，护院的人配有土炮洋枪，一般人不敢靠近。宅院主人有妻有妾，还有供使唤的仆役。总之，这官宅在尚庄老年人心目中是一个非常气派令人仰慕的地方。若干年来，风水宝地、豪宅贵邸以及关于神秘高墙内种种猜测和传说，在没见过什么世面



的尚庄人中间成了一个永远的话题。

不过，现在的官宅早已无官。官宅的后人们没有延续祖上遗风，“诗书传家”也没有传下来，而不断的分家和拆卖搬迁早已改变了传说中的官宅的模样。原来的宅基上只是一座很普通的三间老房，住着老少三代四口人，户主叫尚文德。

尚文德自称是尚家官宅的嫡传，他津津乐道于他的先人：我爷爷那时候我们尚家是个大家主，足有百八十口人哪，还有官轿哪！

尚庄的人都把尚文德叫老官。老官，吃了吗？吃了。尚庄人这样跟他打招呼，尚文德老头也毫无愧色地这样回答。时间既久，约定俗成，人们反倒把他的大号淡忘了。

但是，老官不是官。他活了六十多岁也没有沾过官的边儿，只是年轻时曾在京城一家绸缎庄当过两年伙计，回乡后一直闲居在家，和尚庄人一样耨地。但他仍然处处显示着与众不同，举手投足言语谈吐都带着几分“官样儿”。他春秋时穿着长袍马褂，足蹬抓地鞋，头顶瓜皮帽，腰间挂着个烟荷包，手里拿着根玉石嘴长杆大烟袋，走路时慢吞吞的，一步一步迈得很稳。夏天时上身是白布褂子，下身是黑绸子裤子，他从来不像庄稼人那样光膀子穿裤衩儿。手里总是拿着一把檀木股大折扇，那折扇足有一尺多长，哗的一声打开，哗的一声合上，动作很绅士，响声也干净利落。冬天时他穿的是一件黑棉布面羊羔皮袍子，腰间扎着一条布带子，有时会将皮袍的一角折上来，塞进腰带，露出白绒绒的羊羔皮毛。头上戴的是一顶带皮耳的毡帽头，天冷时就把皮耳放下来。他拎着粪筐拾粪时也是这个打扮，而且不管天多冷都是慢条斯理、稳稳当当地迈着方步。见到牲口粪，挎在肩上的粪筐也不放下，用粪杈一叉，往后一甩就将粪准确地放进背着粪筐里，动作极利落也极潇洒，和那些穿着臃肿的棉袄、冻得丝丝哈哈、放下粪筐捡粪的庄稼人根本就是两种形象。村里人夸赞说：看人家老官，拾粪也带着官样！

老官最让人敬佩和仰慕之处是他会说书。也不知他是什么时候读过并记下的，他肚子里装着好多成本大套的书，什么《三国》、《水浒》、《大八义》、《小八义》、《五鼠闹东京》，他能够连续不断地讲下去，一部书能讲一两个月，是远近闻名的说书人。说书地点就设在他家门口的高台上，这高台就是官宅原先的基座。高台下是一块临街平地，每逢夏天，村里的男女老少书迷们天一擦黑便拿着小凳子会聚到这里，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



平心静气地听着老官说书。那时村里没什么娱乐，也没有电灯，黑漆漆的在家里呆着，莫如凉快快的在月光下听老官说书。

老官说书时也是慢条斯理，不慌不忙的。他坐在一个高板凳上，手里悠然摇着大折扇，旁边放着一壶茶，不时地抿一口。他的嗓音厚重而洪亮，能传出好远。开场白总是：列位坐好了，咱们接着讲……他的记忆力出奇的好，昨天讲到哪儿了，今天怎么接，一点儿不差，有条不紊。一般是讲完一回就打住，说声：天不早了，且听下回分解吧！众人余兴未尽恋恋不舍，但看到老官拾起凳子转身回屋了，只好各自散去。老官说书过程中不时地抿一口茶，像是间歇一下，喘喘气，又像是故意做出一种姿态和风度。他从不自己倒水。他是一手拿着小泥壶，一手摇着长折扇，慢吞吞地喝茶的，水没了就命令似的唤道：三儿他娘，续水！这时便有一位小脚女人悄悄上前，拿着竹皮暖瓶往老官的小泥壶里续满水，然后悄悄地退下。这位被唤作“三儿他娘”的小脚女人，便是这官宅的女主人。

刷洗夜壶是水塘边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

旧时乡下女人大都不呼名字，连自己的姓也退居其次，前面是夫家的姓，后面是自己的姓，后面再连带一个“氏”字。长此以往，连女人的名字也被人们遗忘了，只记得她夫家姓后面那个属于她的姓。有时连这个字也不提，直呼“某氏”，再俗一些称作某婆子、老某家的，或借用她儿子的名字：铁柱他娘、瑞祥他娘。乃至借用儿子小名绰号：二喜他娘、三歪他娘。更为可悲的是女人死了立碑时也没有名字，只写个张李氏之墓、宋王氏之墓等。

这个被老官唤作“三儿他娘”的女人便是因为她有一个儿子小名叫“尚三”，老官挺喜欢尚三。

三儿他娘虽说是这官宅的女主人，但她并不是老官的老婆，她和老官相差二十岁，她是老官的儿媳妇。

老官的老婆、三儿他娘的婆婆对尚庄人来说是个谜，因为没人知道她姓甚名谁长得什么样。于是种种说法和猜测便应运而生。有人说老官的媳妇儿是京城的一个被赎出来的窑姐儿，赎她的是老官给人家当伙计的那个丝缎庄的大掌柜，大掌柜把这窑姐儿赎出来做妾，但大掌柜的原配夫人容不下她，大掌柜便做了个人情把她赏给了店伙计老官，私下买了处房子让老官他们住，但条件是大掌柜可以随便来往。



官

宅

还有一说是大掌柜原配夫人挺看好老官，把自己的一个侄女给了老官。

诸如此类的说法都认定老官媳妇在京城，老官就曾经和这个京城女人过日子，并生下一个儿子就是三儿他娘的丈夫。至于那个京城女人后来的情况，持“窑姐儿”说者认为是又回了窑子；持大掌柜夫人侄女说者认为是得病死了，但不管是哪种说法都认定老官的婚姻很短暂，仅仅是老官在京城当绸缎庄伙计的两年多时间。绸缎庄何时败落及其原因不得而知，尚庄人唯一肯定的是老官还乡时独身一人。后来他又去了趟京城，领回个孩子，就是三儿他娘的丈夫。

老官对他的婚姻之事守口如瓶，不露一字，任凭乡人猜测传说。对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及来龙去脉也不露一字，于是便有了这孩子不是老官亲子的传说和猜测，对此，老官同样不置可否。

老官从京城领回这孩子时三十来岁，那孩子十来岁。老官一直未娶，却把这孩子养大成人，并给他娶了个媳妇就是现在的三儿他娘。三儿他娘不是尚庄的而是京城附近的一个什么村子的，于是关于三儿他娘的来历又生出几多传说和猜测。

三儿他娘嫁到尚家后为尚家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夭折了，小二比小三大两岁。小三没出生三儿他娘的丈夫就当兵去了，当的什么兵没人知道，只知道他死在外面，没见过他的第三个孩子。也有的说这孩子与老官爬灰有关，这也是老官特别喜欢小三的原因。

村里人嘴杂，老娘儿们没事时就凑在一起编排这些离奇故事，也不知是真是假。

平时，三儿他娘领着孩子住西屋，老官住东屋。老官是这个家的理所当然的家长，很有些家长作风，使唤三儿他娘像使唤下人似的。不管白天黑夜老官的一声呼唤都会把三儿他娘吓了一跳，赶紧蹣着小脚从西屋走到东屋，悄悄地掀开门帘问一声：爹，什么事？

这时，老官或许是坐在炕沿上抽烟，或许是躺在炕上休息，等吩咐完了，三儿他娘就轻声应一下，悄悄退下。

一日三餐三儿他娘都要向老官请示：

爹，晌午了，吃什么？
炸酱面吧，多放点菜码。
是，爹。



老官爱吃炸酱面，据说是在京城做事时养成的习惯，京城人爱吃炸酱面。三儿他娘做炸酱面时往往是擀两种面条，一种是白面的，一种是高粱面的，白面的给公爹吃，她和孩子吃高粱面的。但老官总是不把白面的吃光，说，给我来点红条吧，给孩子吃点白条。他把白面条叫白条，高粱面条叫红条。

每到这个时候，三儿他娘总是说：爹，你就管你吃吧，小孩子吃点什么不行？

老官摇摇头：小孩子长身体呢，不能亏着孩子！于是硬是从自己的碗里把一些白条扒拉给孩子，特别要多给小三扒拉一点，还看着小三挺喜欢地笑。这情景使小二愤愤不平。他特能吃，肚子挺大。有时还会主动要：爷爷，给我点白的！

这时三儿他娘就会瞪他一眼：没出息，你就不会让着你兄弟点？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三儿他娘再擀面条时采取了一个办法：把和好的两种面一起擀，高粱面在里面，白面在外边，擀出来的面条里红外白，称作“包皮面”，这一来小哥儿俩便没争执了，老官也心安理得了。

老官长得挺胖大，身子挺笨，每晚都得喝好多水，水喝多了就尿多。他从不下炕尿尿，屋地里放着个尿盆，枕头旁放着一把夜壶，尿尿时就把夜壶塞进被窝，尿完了就把尿倒进尿盆，再把夜壶放到枕头边。尿尿时不点灯，也不知尿盆里的尿满没满，反正只管倒。早晨起来倒尿盆的活儿都是三儿他娘干，看到尿溢在地上，三儿他娘便埋怨说：爹，你晚上就少喝点水吧，这尿盆都装不下了！老官却不以为然：水比饭重要，一天不吃饭行，不喝水可不行！

刷夜壶的事也是三儿他娘干，到水塘边去刷。有的老婆子逗三儿他娘：你公爹夜里尿尿非得用夜壶吗？下炕尿就不行啊？他那东西怎就那么娇贵，非得插到夜壶嘴里尿！三儿他娘便红了脸：看你说的，谁知道是怎么回事！老婆子又凑近三儿他娘，小声戏闹：三儿他娘，你公爹那东西挺大吧，怎么夜壶嘴这么粗？三儿他娘便搔老婆子一把：俺没见过，你要想知道就去问他吧！

三儿他娘每天早上给公爹刷洗夜壶是水塘边一个固定的景观，另一个同样固定的景观是每天点灯以后三儿他娘给老官屋里放好尿盆、夜壶。夏天时老官说完书往往还要吃点东西再睡觉，因此三儿他娘每天晚上还得给公爹做点吃的。老官从不吃馍馍篮子里的剩饼子，必须是现做现吃，有时

是一碗面条，有时是一碗疙瘩汤，总之这夜饭是不能少的，三儿他娘每天得伺候四顿饭。

三儿他娘伺候公爹是没说的，村里人都挺称赞，特别是和媳妇关系不太好的老人们更是羡慕得不得了：看人家老官，真是修来的福啊！

三儿他娘除了伺候公爹还得伺候两个儿子。小二叫尚敬贤，小三叫尚效贤。村里小青年们叫他们棒槌二和超超三。

谁没外号呢，没外号就不叫尚庄人

先说棒槌二尚敬贤。尚敬贤属于嘎小子那一伙儿的。嘎到什么程度？他从小就不好好念书，恶作剧却总出新花样。上课时有了屁一定要挤着屁眼子放出声，惹得学生们哄堂大笑。他却不笑，没事儿人似的，还直瞅旁边的学生，那目光像是发问：谁放屁放这么响？有时他故意不把屁放响，用钢笔帽对准屁眼子，让臭味儿灌进钢笔帽，接了屁送到同桌的鼻子下，臭得同桌直捂鼻子，却也不敢跟他发火。敬贤爱打架，一般孩子不敢跟他较量。他矮墩墩的挺有劲儿，还敢下手，不少孩子时常被他打得鼻孔蹿血。他打架时特来精神，两腿一叉摆出一个姿势，趁人不备照着对方的鼻子就是一拳。这一拳很重，多数要鼻孔蹿血。他的矮墩墩的身材也具有摔跤的优势，打架时常常会把对方摔个仰面朝天，然后就骑在对方身上打两拳或对着对方的嘴放个屁，欣欣然走开。罢手时甩过一句：不许告诉俺娘，俺娘要是知道了，看我不扇你！

扇就是打耳光。

敬贤总欺侮男孩子，却喜欢女孩子，专爱往女孩子堆儿里凑合，或者说嘎话给女孩子听，或者摸人家一下，推人家一下，冬天玩“挤香油”游戏时也专门爱跟女孩子挤，女孩子都躲着他。他腰间扎着一条挺宽的腰带，腰带的一头故意郎当着，看见小闺女就用手晃两下，吓得小闺女直跑。

敬贤刚到娶媳妇的年龄便看好了一个叫慧女的闺女。敬贤几乎天天往慧女家里串，给慧女她娘叫婶子，叫婶子比叫他娘还亲。他到慧女家很有眼力，看人家有什么活儿都是抢着干。挑水，扫院子，推碾子，甚至帮着慧女她娘洗衣服。慧女她娘洗衣服时爱用棒槌敲打，敬贤也抢着干这事，他有力气，敲打的时候挺有节奏，也挺有劲。有一回敬贤正帮着慧女她娘用棒槌捶衣服，有人来串门看见了，便把这事声张出去，于是小光棍们便



官

宅



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棒槌二”。这个外号很快叫响了，人们直呼“棒槌二”而不称“敬贤”。开始的时候敬贤挺生气，甚至要跟人家打架，后来便习惯了，不再和人计较。棒槌二就棒槌二吧，谁没个外号呢？你们还捞不着拿棒槌呢？敬贤想。

效贤不像他哥这么爱打架、爱跟小闺女黏乎。他爱看戏，小时候村里要是来了唱戏的，他场场不落。因为翻墙越院的挺灵巧，他每次看戏都能挺早地进场，而且，不管人怎样多，他总能占到最前排位置，紧挨着戏台边看个真切，听个清楚。由于特别专注，记性也好，他能记住不少戏文，动不动就哼哼几句。他小时候的游戏不是像他哥哥那样使坏、打架、和小闺女胡闹，而是组织小伙伴学戏唱戏，由他分配角色，他自己每次都要当主角，并指导其他人演。弄根棍子当刀枪，弄点颜色画脸谱就哼哼呀呀、打呀杀呀地演起来，玩得兴致勃勃，蛮有意思。

然而，在他长大了进了村里剧团以后，他却始终没当上主角，不过是个跑龙套的，顶多是当配角。这对效贤来说不太公平，效贤因此也愤愤不平。他认为自己的演技绝不比别人差，特别是总是充当主角的英魁，效贤打心里不服他。但英魁是村长的儿子，不服也得服。

这年剧团排演《将相和》，效贤有充分把握演廉颇，于是便主动向团长请缨。团长说，效贤我也知道你能演好，可英魁非得要演，我也没办法，你就将就着演个配角吧。效贤听了满心不快：团长啊，咱剧团演戏不是要给人看吗？谁能演好就让谁上呗！一场戏主角不行整个就完了。团长说：还是先让他英魁演吧，不行再说。

首场演出英魁便出演廉颇。为确保不演砸，团长又指定了个替补角色，但不是效贤而是另外一个唱花脸的继东。效贤又去找团长论理，团长没见他，效贤后来听说是英魁推荐的继东。同行是冤家，英魁不能让效贤出头，再推荐十个也轮不到效贤，而英魁和团长又是一个鼻孔出气，英魁说什么团长一般不会驳回，因为英魁的身后站着他爹村长。

效贤一气之下离开了剧团，进了盖房班学瓦匠，但长期的爱好使他仍难割舍，他动不动就哼哼两句戏文，自娱自乐。他唱的最多的是《将相和》里廉颇的一段唱：

为此事终日里我心情不爽，出不了不平气怎见君王……



剧文前还要加上道白和锣鼓：第八王跪立净唱：将官就平官不跪礼！礼！礼！而前唱净要人西补和求，则唱净要且且且补和求。

相如你尽管在君王面前得宠，在老夫面前算不得英雄汉也！咣且列咣且且咣……

效贤用嘴打锣鼓时都要迈着戏台上的步子，“且且咣，且且咣”地走得挺正规。效贤是外八字脚，走路时脚不离地，光磨鞋底子，于是“且且咣”便演化为“趑趑三”。在尚庄，男人大多有外号，女人有外号的也不少，似乎没有外号就不叫尚庄人。效贤这个外号人们都觉得挺贴切挺顺口，渐渐的“趑趑三”便彻底取代了“效贤”这个大号。

罢断它那王八筋，也冲不了我这金盔殿

这年夏天雨水大，瓢泼大雨一连下了好几场，十天半月没见晴天。这时候就有消息说滹沱河涨水了，于是尚庄人便胆战心惊地说起发水的事。五年前曾发过一次大水，全村人都到村边子上堆土围子，所幸的是水没进村，但淹了好多地，老官家村南的二亩高粱也淹了，秋后没收几个穗，倒长了不少没有粮食粒的瞎穗了，老官叫三儿他娘扎了几把笤帚。这以后便在村里传出个笑话，说是老官种高粱收笤帚，怨不得他家院子那么干净。老官没在乎这个笑话，收笤帚就收笤帚吧，扫院子有使唤的，况且老官从来爱干净。

这一次滹沱河涨水老官也不在乎。村南的那块种高粱的地拔了麦子以后还没种什么。淹就淹吧，他想。

但尚庄的人却不像老官这样轻松，他们都知道滹沱河北岸南高北低，发水时洪水顺着地势往北流，因而受淹的往往是滹沱河北的村庄。而地处滹沱河北的尚庄地势最低，因此，滹沱河涨水的消息使尚庄人分外焦急，各家各户急着堆堰子，倒腾东西，忙得不亦乐乎。

但老官却岿然不动，依旧讲着他的书。只是因为天气不好，书场从屋外移到屋内，就在老官住的那个屋。居然也有书迷来听书的，炕上坐的，地上站的，挤挤插插的都是人。还有的拿着小板凳在外屋地坐，也是满满当当的。这些书迷也有自己的解释：老天爷要俺哪村哪家是挡不住的，听天由命吧！

老官的理由更充分更坚定：他家是官宅之地，地势高，风水好，没事



儿！并满不在乎地宣称：累断它那王八筋，也冲不了我这金銮殿！

老官说这话时信心十足且蛮有把握，来听书的人也坚信他的话，并给自己增加了几分坦然，几分镇定。

这天晚上，接讲的是《三国》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那一段。他一如既往地先是抿了口茶水，摇了两下长柄折扇，哗的一声合上，用他那特有的洪亮嗓音讲到：

……且说这一天曹丞相让许褚、张辽邀请到刘玄德来府上喝酒，酒过三巡，曹丞相忽然发问：玄德见多识广，请说说当世英雄，姓甚名谁？刘玄德摇摇头说，刘备我肉眼凡胎，哪知道什么天下英雄？曹操道：玄德休要过谦，但说无妨！刘备想了想说：淮南袁术，兵多将广，可称天下英雄。曹操笑道：袁术算什么，他不过是个棺材瓢子，我早晚要把他擒获！刘备又想了一会儿，接着说出袁绍刘表和刘璋，曹操哈哈大笑道：这些都是庸常之辈，碌碌小人，何足挂齿！这下子可把刘备难住了，他说，除了这几个人之外，在下实在不知。请问曹丞相，天下英雄谁可当之？曹操停了一会儿，看了看刘备。这一看把刘备看得有点心慌，心想：曹丞相看我干什么？他是不是说我是英雄？列位，你知道为什么刘备怕曹操说他是英雄吗？刘备自从桃园三结义那会儿就想夺取天下，可他当时没力量挑出一支人马，只能归附曹操暂且栖身。这时候正赶上汉献帝密招国舅董卓要诛讨曹操，刘备参与了此事，在诏书上签了字画了押。对这事刘备一直是胆战心惊：要让曹操知道了，岂不是凶多吉少？这厢刘备正在心惊胆战地琢磨，忽听曹操大声说道：天下英雄，乃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下之志，由此说来当今天下只有玄德你和本丞相可以称为英雄！刘备闻听大惊，连手里的筷子都吓掉了。这时候，只听轰隆一个响雷，顿时天摇地动，刘备忙借惊雷掩饰把掉在地上的筷子捡了起来……

老官讲到这儿，故意把声音调整得有急有缓，有轻有重，并伴随着那轰隆一声哗的打开了折扇，书迷们都被吊起了胃口，目瞪口呆，静听下文。

这时候，只听窗外真的轰隆一声巨响，一个响雷就像是从天上打到老官的院子里，老官猛地一惊，手里的折扇掉在地上。他故作镇定地捡起扇子，正要接着往下说，只听门外有人喊：老官，你倒稳坐金銮殿啊，浑沓



河都快崩堤了！话音刚落，急匆匆地闯进一个人来，是村长。他一看这么多人都在这里听书，顿时急了：你们倒消停，都给我上村南堆土围子去！

书迷们大呼小叫地散了，屋里就剩下了老官，但他却并不像村长他们那么急，他似乎没怎么去想发水的事，他正讲到兴头上，他惦记的是这一回书的后半段。书刚到高潮，不说出来憋得慌，就像一块骨头卡在嗓子眼里，没吐出来不痛快。恰好这天晚上起起三也在屋里听他爷爷讲书，老官余兴未尽地说：三儿，爷爷接着给你讲！老官终于把后人那首赞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惊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挺有感情、抑扬顿挫地念完了，讲完关羽、张飞前来救驾把刘备接走了，这才像了却了一桩心事似的说：天不早了，咱们下回分解吧！起起三也说：爷爷，你也该歇着了！然后，习惯性地叨咕着“且且咣，且且咣”，迈着八字步走回东屋。

这天晚上是起起三给他爷爷拿的尿盆和夜壶。老官问：你娘呢？起起三说：俺娘有点不得劲儿，先睡下了。老官说：你娘说不定是着凉了，晚上要是发热，就给她沏碗姜汤喝。起起三“嗯”了一声，说：爷爷你睡吧，天不好，你也注意别着凉。老官用慈爱的目光看着起起三说：你娘最疼你，你要孝顺你娘，别像你哥那样，光往慧女家跑，像过继给人家似的。又顺势问了句：你哥还没有回来呀？起起三说：没有，快回来了吧，你别惦记他，给他留着门呢！老官叹了一口气，脱衣躺下。

这小子像条虫子，说不定会咬坏了我精心种的庄稼

棒槌二没在慧女家。他是村里的民兵，民兵连后晌就去滹沱河筑堤了，因为走得急，他没回来告诉家里。起起三也是民兵，按理说他也应该去，是棒槌二给他请了假。他对民兵连长说：俺爷爷那么大岁数了，俺娘身子骨儿又不好，让俺兄弟留在家吧，万一有个事儿什么的。民兵连长觉得棒槌二说的也是，一家有一个人来就行了，就答应了。这事老官不知道，起起三也不知道，还真是冤枉了棒槌二。

水情真的是挺紧急。滹沱河堤集结了各村的民兵，一个村分一段，推土加固，严防死守。每村的民兵都分成两拨儿，轮流上堤，活儿太累，任务太重，民兵们尽管都是棒小伙子，但干得时间长了，仍然是体力难支，轮流上堤，也算是歇歇气儿。

各村民兵来的时候就带来了干粮，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大多



是往怀里揣上两个大饼子就来了。棒槌二没带饼子，因为当时慧女家里没有了剩饼子，他只是见慧女家外屋地有半口袋花生，就抓了两把揣在兜里来了。休息的时候别人都啃大饼子，棒槌二就剥花生吃。剧团唱《将相和》演廉颇替角的继东也来了。他见棒槌二光嚼花生没啃饼子，就凑上来问：怎么没带饼子？棒槌二没好气地说：连家都没让回，哪来的饼子？继东接着问：那这花生是哪里来的？棒槌二见继东眯缝着眼笑，像是故意要戏他，就火冒三丈地说：你他妈管得着啊？在你娘被窝子里掏出来的！继东也急了：棒槌二你怎么张口就骂人呢？是让慧女她娘拿棒槌打出来了？棒槌二呼地站起身，把花生皮子往继东脸上一扬，说：挨打怎的，你也想挨打吗？继东也揣起饼子做出打架架势：打就打，还怕你吗？众人见两人真要动手，赶紧拉开：说着玩呢，怎么当真了，大水都要崩堤了，弄不好都得挨淹，打个鸡巴架？这时正赶上民兵连长来了，见此情景，怒斥到：我看你们俩是没累着，都给我上堤！

继东和棒槌二便上了堤。作为对他俩的惩罚，每人都多轮了一班。棒槌二今天火气这么大事出有因。慧女她爹老铁成明确地对棒槌二说：以后少来这儿，慧女老大不小了，也该找婆家了，你成天来这里混混，传出去是怎么回事呢？棒槌二听了这话很伤心，猛地意识到慧女身后还站着她爹老铁成。老铁成这话分明是不让他闺女和自己好，也表明他不可能当棒槌二的老丈人。这似乎是给一盆火似的棒槌二泼了一瓢冷水，棒槌二一赌气上了河堤也跟这事有关。棒槌二对村里的事平时并不积极，甚至总往后躲，这次主动上堤还真是个例外。因此，民兵连长没怎么说棒槌二，倒是把继东训了一顿，当然他也不便深说继东，因为继东和英魁好，英魁是村长的儿子，英魁今天没上堤。

英魁今天去了慧女家，和棒槌二脚前脚后。他是特地来关照的。他殷勤地对老铁成说：叔，俺爹说河堤那边挺紧的，让你把东西归拢归拢，别到时候措手不及。老铁成听说是村长的关怀，感激地对英魁说：告诉你爹别惦记着，谢谢他了。英魁又说，有什么事告诉一声，村里有人。说完英魁就走了，临走时贪婪地看了慧女一眼。

对这一切棒槌二当然不会知道，眼下只是憋着气推土筑堤。他生继东的气，也生自己的气，也生慧女她爹老铁成的气。慧女她爹说话太不留情面了，不像慧女她娘还挺和善的，去她家总是热情地笑着，抢着干什么活儿也不拒绝，有点自家人的样儿，尽管她对慧女的婚事只字不提。更不像